

庆祝建党90周年文学丛书

# 记忆

孙昌民◎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 记 忆

孙昌民 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忆/孙昌民著. —五家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2011. 11

(庆祝建党 90 周年文学丛书/凌伟主编)

ISBN 978 - 7 - 80756 - 364 - 8

I. ①记… II. ①孙…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0797 号

### 庆祝建党 90 周年文学丛书——记忆

---

出版发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地 址 新疆五家渠市迎宾路 619 号 邮编: 831300

电 话 0994 - 5677178 5677187

电 邮 xjbtcs@163.com

网 址 <http://www.btcs.com>

乌鲁木齐办事处

地 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光明路建工巷 8 号 邮编: 830002

电 话 0991 - 8817879 (总编室) 7917229 (项目部)

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1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56 - 364 - 8

定 价 22.00 元

---

## 序

借党的90华诞之光辉，这套丛书浮出水面。

丛书一共9本，以各种体裁，从各个侧面，勾画了这个时代这片土地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带有特定历史时空下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民俗的等等点滴滴的烙印，尤其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内心生活多有涉及与开掘，因此，既有文学意义，亦不失一定的文献价值，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丛书的结集出版，无疑是农四师人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农四师文学界的一件盛事，可堪道哉。

经过多年的戮力，垦区文学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文学创作队伍不断扩大，文学创作水平不断提升，文学作品数量和质量均不容小觑，已然成为整个伊犁文坛一方重镇，不少作者名动河谷，部分作者在兵团自治区声名鹊起。丛书的出版是对数年来伊犁垦区文学创作实绩的检阅，也是其中每个作者身手功夫的集中亮相，优劣高下自有评说。

大体上说，搞文学创作，无非需要一定的天赋一定的语言能力一定的心灵境界，三者都重要，不可偏废，但最后分出高下的一定是作者的心灵境界。境界一到，便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笔下即是妙文，出手乃为华章，是为文者个个向往的化境。只是境界的达成殊为不易，一靠天赋（悟性），二靠长期的“修炼”。跟道人修道，禅家修禅是一个道理。可以说，

有什么样的心灵境界就有什么样的文字景观，写作者于此有了高下的分野。故而，不断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使之臻于自己的悟性、智力的上限和边界，是每一个写作者毕生的精神求索。这也就是古人所谓的“功夫在诗外”也。也就是说每一个作者的文学能力都是有限度的，有大有小，这是他们各自的宿命，每一个人通过努力只能达到其能力的上限或者边界，而很难超越。我们每一个作者所能做的是使自身文学能力最大化。做不了李白那样的天才诗人，做个一般的诗人也不赖。有牡丹也有牵牛花才能构成一个百花齐放的文学时代。当然，境界的修炼何其艰辛何其漫长，但终有一天，因为一个机缘，也许你就觉悟了，就豁然开朗了，世界再不是以前的世界，天地万物都在向我们讲述意义，诉说真谛，展示大美，我们尽管信手拈来，放在纸上，便是人间一等好文字。王国维有文学三境界说，我们的不少作者盘桓于第二个层面，文章不错，却难有突破，心急火燎的，有的就去摆弄语言，文字尽管花哨，可一不小心就泄露了思想的苍白和境界的浅陋，白忙活一场。殊不知，最上乘的创作大都是深入浅出的，文字一扫铅华，而意蕴深厚高远，如此事例不胜枚举。因此，文学的品味即心灵的品位，靠内心的修炼，境界的升华，别无捷径。老祖宗的“功夫在诗外”，有道理存焉。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老夫子说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审美功能，论述全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精神不断被边缘化的今天，文学似乎只剩下了娱乐的功能，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之物，曹丕所谓的“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早成绝响，而为一缕历史的云烟淡出人们的视野。但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忘记发生于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鲁迅，不会忘记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四五”运动和天安门诗抄以及过去不久的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诗歌，在那些重要的历史关头，文学的力量令人震撼，令人奋起，令人尊敬。我们何曾离开过文学呢？尽管有时候它的身形那么卑微，它的声音那么弱小。作为人类

---

内心的声音灵魂的吐露，文学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个主要的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可以说人烟不绝，文学不灭。文学像一只不死之鸟，它不会死去，也不曾离开过我们半步，只是有时我们被黄金的光芒“刺瞎”了双目，忽视了它的存在，可它一直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守望着我们内在的家园，歌唱着我们的理想和苦难、欢乐和忧伤……

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喝彩！在这个物质主义流行的年代，它体现了精神的胜利和文学的高贵；向使得这套丛书能够出版的勤奋工作的人们致敬！他们的动作佐证了良知的长存和心灵生活的不可或缺。肉身慢走，让灵魂跟上来。权作序。

编 者

二〇一一年六月

# 目 录

## 第一辑 记忆

记忆深处的岁月 .....	3
四师,因他们而感动 .....	14

## 第二辑 根在兵团

根在兵团 .....	27
天道酬勤 .....	35
朋友老单 .....	41
一蓑烟雨任平生 .....	44
用镜头记录历史 .....	47
书苑新葩墨芬芳 .....	52
人生何处不舞台 .....	58
可克达拉的福星 .....	64
晚霞红于二月花 .....	75

### 第三辑 生命的微笑

芳魂留香千载 .....	83
沉重的红丝带 .....	87
最后的祥子 .....	91
生命的微笑 .....	95
大爱永传 .....	99

### 第四辑 心旅履痕

南疆纪行 .....	109
------------	-----

### 第五辑 绿原春潮

续写伊犁苹果辉煌,路有多远 .....	123
树上干杏:流金淌蜜出深山 .....	134
风景这边独好 .....	138
绿原春潮 .....	146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	152
阔尔吉的民族新村 .....	162
后 记 .....	167



第一辑  
记 忆



## 记忆深处的岁月

——讲述“三代”人的故事

1962年4至5月，在伊犁、塔城地区发生大量边民非法越境事件（史称“伊塔事件”），震惊中外。

伊犁地区边民外逃最严重的霍城县，县城里一千多户人家，跑得只剩下一百多户（后霍城县与绥定县合并，县城迁至水定镇，仍沿用霍城县名）。

1962年5月，根据中央关于对边民外逃地区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工作实行代耕、代牧、代管（简称“三代”）的指示精神及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党委的决定，一大批军垦战士从四面八方来到边境一线执行“三代”任务。

这一年的秋天，农四师奉命在伊犁420多公里长的边境地带，组建了7个边境农场，后来边境农场发展到13个，形成了纵深30公里的边境农场带，筑起了一道屯垦戍边的国防屏障。

这些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军垦战士忍受冻馁之苦，历尽了垦殖、守边之难。在荒凉的边境线上，他们开垦出一片片土地，建起了自己的家园，然后几十年如一日地耕耘着，守护着。

“三代”的那个年代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三代”那种“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的精神和发生在那个年代的故事，经过岁月的濯洗

后，却历久弥新。

—

1962年4至5月，新疆伊犁、塔城等边境地区的数万边民，在国外敌对势力的煽动、诱骗下，抛弃了世代栖居的家园逃往前苏联。一时间，边境地区的城镇萧条了，田园荒芜了，草原上密集的毡房也寥若晨星，县、乡政府机关陷入瘫痪状态。

霍城县前进公社、东风公社仅几天的时间，越境边民就达1.4万人，带走牲畜1.7万头（只）。

“伊塔事件”震动了共和国最高层。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了兵团政委张仲瀚，命令兵团立即组织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奔赴边境一线，稳定边境秩序，对边民外逃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工作实行代耕、代牧、代管。

兵团从直属单位、石河子垦区、五家渠垦区、奎屯垦区、北屯垦区、伊犁垦区等抽调了810名干部、16750名职工，组成“三代”工作队，迅速赶赴边境地区。

奔赴霍城县执行“代耕、代牧、代管”任务的是从兵团机运处、农八师抽调的2600多人。为了祖国西陲这片国土的稳定，他们接到命令，就离开城市、工厂和家人，日夜兼程来到边境第一线。在他们中有与日本鬼子打过游击、拼过刺刀的老八路；有在解放战争中经过战火考验，参加过解放新疆、平叛剿匪的老战士；有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到新疆的转业官兵；有湖南、河南、山东等参军进疆的妇女和支边青年。

他们来到霍城看到的是：沿着东风公社、前进公社境内纵深十几公里的地区，大片的土地荒芜，麦田急等管理和灌溉。山坡上、田野里，一群群无人放牧的牛羊，跑得漫山遍野。往日篝火歌舞的村落，入夜漆黑一

片，零零星星的毡房和土屋，破败空寂。往日繁华的霍城县县城，如今十室九空，到处是萧疏和荒凉。

六十二团退休职工贾跃贵就是那个时候从乌鲁木齐来到六十二团的。当时他们是最早来到霍城县的一个连，到的时候，霍城县县城和边境一线公社的人已经基本跑空了，其他地方的人还在往霍尔果斯口岸涌，他们守在路口劝阻外逃的边民。

刚到的时候，连喝的水都没有，就舀路边坑里的雨水喝。每天都要派人四处找水，找雨水坑。后来，从留下来的居民口中得知，以前有条从霍尔果斯河引水的自然渠，当地居民一直吃渠里的水，渠首被苏方截堵后，水渠成了一条干沟。“三代”工作队派人把渠首扒开，这才有水吃了。

退休职工悦永忠就是当时在基建队负责扒水的“三代”队员之一。他说，我们上去一二百人干几天，苏方的推土机一两个小时就把我们堵的拦河坝推开了。双方不停地扒、不停地堵，在渠首展开拉锯战，形势非常紧张。悦永忠说，堵河坝的石头全靠人一块一块地搬运，因为吃不饱，加上劳累过度，常有人累得晕倒。一位叫程汉山的“三代”队员，在搬一块大石头的时候，当时就挣得口喷鲜血。悦永忠腹部的伤痕就是那时留下的纪念，现在他只有一个肾。悦永忠累得尿血，实在干不动了，才去了卫生队，一检查，捡回了一条命，医生说再晚几天人就没了。悦永忠说他是幸运的，虽然失去了一只肾，但命保住了，基建队很多人没到退休年龄，四五十岁就去世了。

“三代”工作队遵照兵团党委提出的“做好稳定工作，搞好代耕、代牧、代管，尊重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的指示，不与民争水、不与民争房，宁愿住马厩牛棚，决不占用一间少数民族群众住房。没有床，就用树枝和苇子搭成地铺。过去县城居住着七八千人，吃的都是街上渠道里流的水。一到冬天，居民们就赶着毛驴车到河坝里拉冰块。“三代”工作队组织民兵，在城里打了9眼井，使县城里留下的居民

吃上了干净的井水。“三代”医疗队的医护人员背着药箱，走村串户，为各族群众就诊送药。东风街住着一位维吾尔族老人艾买提，患关节炎30多年不能下地，医疗队的同志上门就诊，不管刮风下雨，天天如此，最终使老人能够下地行走。在前进公社执行“三代”任务的三队、四队，由于住在偏僻的山区，道路崎岖，经常断粮、断菜，“三代”队员就吃玉米棒、吃野菜。牧民外逃时遗弃的牛羊，跑得到处都是，“三代”队员跋山涉水，一只一只地找回来。“三代”工作队用实际行动，感动了各族人民，使他们消除了疑虑，稳定了社会。

盛夏，骄阳似火。为了不失时机地将地里的小麦收回来，“三代”队员不分昼夜，挥镰抢割，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当年执行“三代”任务的退休职工侯福全一天割过4亩半小麦，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每天收工后，回到住处倒在床上，动都不想再动一下，然而第二天早晨连长一叫“上工了”，“三代”队员们一个个又都生龙活虎起来。

到9月底，“三代”队代收各种作物3433公顷，收回各类牲畜2.8万头（只），代耕代种土地1480公顷，代管庄稼1033公顷，开荒平整土地611公顷，挖渠8.4公里，修缮房屋209间……当年10月，驻霍城县兵团机运处“三代”联合办公室将代耕的土地、代收的各种农作物和代牧的牲畜，全部移交给当地人民政府。

六十二团退休职工李立玉来霍城执行“三代”任务之前在跃进钢铁厂焉耆中心站工作。当时跃进钢铁厂焉耆中心站来了3个连的民兵。李立玉说，刚到时，生活非常困难，头天晚上到，第二天早晨一人发了一个小苞谷面窝头，没菜吃，派人到处挖野油菜用盐水煮了吃。当时他们那个排进驻的是霍城县五大队四小队，一个小队，跑得只剩下一个维吾尔族老人带着一个小女孩。

十几天后，李立玉被调到“三代”办公室警卫排，负责在县城巡逻，维持秩序。李立玉说走在街上，到处空荡荡的，如一座孤寂的空城，心里

很是害怕。

“三代”工作结束后，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在新疆沿中苏边境地区建立边境农场带”的指示。一心想着回工厂的李立玉和其他执行“三代”任务的干部职工因这道新的命令，没能返回他们想念的熟悉的城市和工厂，而是留了下来，奉命编入边境农场，这一留就是半个世纪。

## 二

1962年11月5日，兵团将在霍城县执行“三代”任务的“三代”联合办公室，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运输处东风农场，执行屯垦戍边任务。刚建场时，机械少，开荒造田主要靠人力，使用坎土曼、步犁、挑筐等。六连职工张文福在平地挖渠时，起早贪黑，一天挖运土24立方米，被大家赞为“推土机”式的五好工人。

离休干部康全家是跟随张仲瀚将军一路从“口”内打进新疆的。1954年部队集体转业，他转业到兵团机运处，执行“三代”任务，他又从乌鲁木齐来到伊犁。建东风农场时，康全家在十三连担任排长。时值寒冬，零下三十多摄氏度，他带着大家挖大渠，半米多厚的冻层，十字镐砸下去就一个白点。整整一个冬天，硬是靠人挖、肩挑，抢在开春前挖通了引水大渠。

“伊塔事件”期间，察布查尔县西部边界的斐新哈萨和多兰图地区，人心动荡，边境失控，人员外流，生产瘫痪。为制止边民外逃事件蔓延，农四师党委从察布查尔一、二、三场和五〇农场选调民兵，组成两个民兵连奔赴察布查尔县西面的边境线上，执行堵截、巡逻任务。为巩固边防，稳定人心，恢复生产，1963年初，察一场（六十七团）由原址佛尕善（现六十八团炮连）搬迁到斐新哈萨组建边防农场，执行“三代”任务。建场初期，这里野草丛生，一片荒芜，军垦战士们住的是地窝子、芦苇

棚，吃的是玉米窝头、野菜。为了祖国边防的安宁，军垦战士们发扬南泥湾精神，艰苦奋斗、风餐露宿，修渠引水、开荒造田、植树造林。后来，六十七团在边界线上种植了42公里边防林，并为22名护林员每户建一幢房。从此，这些不穿军装、不拿军费的特殊卫士，长年累月，日日夜夜守卫在祖国边境线最前方。

1962年初春，在境外势力的煽动和裹胁下，昭苏县边民外逃出境，当地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初夏，农四师奉命组建118人的民兵连，受命赴昭苏坡马守卫边境，劝阻边民外逃，维护社会稳定。1962年10月，根据中央关于建立边境农场带的重要决定，在坡马正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四师红旗二场。后更名为七十四团。

七十四团团部距昭苏县城101公里，距农四师师部驻地伊宁市284公里，是全师最偏远的团场。建团初期，从昭苏县城至坡马的土路，半是马车道，半是牧道。从坡马至伊宁市，汽车要行驶四五天，雨雪天根本无法行走。吃住条件也十分艰苦，从场长到普通职工，或住牛棚马圈，或住地窝子。有时好几天吃不上蔬菜，只能啃干馍。困苦之中，人心没有涣散，也无人抱怨。他们凭着自己的一双茧手，凭着对军垦事业的无限忠诚，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当年开荒播种6260亩地。秋后收获的粮食、油料，全团850人自给有余。翌年，开荒5.25万亩，并全部种上了粮、油作物。收获的粮食、油料除满足自己需要外，还向国家上交了13万公斤小麦、5.3万公斤油菜籽。

七十四团属于高寒地带，年平均气温 $1.5^{\circ}\text{C}$ 。耕地土层薄，有机质含量低。自然灾害频繁。种植作物单一，产量较低，是农四师自然条件最差的团场。就是在环境这样恶劣的地方，军垦战士开垦出一片片荒地，建起了自己的家园，然后几十年如一日地耕耘着，守护着。他们年复一年、季复一季地犁啊犁，种啊种。只要庄稼还长在这儿，牛羊还在这儿奔跑，只



要他们这些人还在这儿生活着，边境线就不会移动，他们耕耘、放牧的土地就仍然属于中国。

七十四团诞生时，大部分农牧连队分布在边境线一带，成为反渗透、反侵略的前哨阵地。在冰封雪裹的汗腾格里山下，山口与坡马草原相接的界河边，矗立着新疆万里边关的一号界碑。1965年，一个叫罗光全的复转军人，带领7名民兵在距界碑不远处安营扎寨，有一年冬天，罗光全带着民兵谭培生、龙福基外出巡逻，积雪深抵马的肚皮，行不多远已人困马乏。返回时，暮色降临，狂风骤起，雪团打得他们睁不开眼，他们拉着马在风雪中拼搏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接应的同志赶到时，他们已被冻成了雪人。

“伊塔”事件后，前苏联在中苏边境急速增兵，挑起了多起边境军事冲突，并且制造了边界领土的纷争。

七十六团是在苏木拜河旁建立起来的边境农场。从乌孙山流下来的苏木拜河，是在沙俄威逼清政府签订《伊犁条约》后成为中俄界河的。清朝末年，守边的清兵为了引苏木拜河水灌溉农田，在界河我方一侧修了条引水渠，叫“巴特曼谷渠”。巴特曼谷渠与苏木拜河之间有1万多亩肥沃的土地。前苏联军队将标志着军事控制线的铁丝网从苏木拜河移到巴特曼谷渠上，中央责成外交部与对方严正交涉，要求对方在1965年12月8日以前将铁丝网全部拆除，但是直到12月8日24时，巴特曼谷渠上的铁丝网也没有消失。上级决定，我方将铁丝网强制拆除，为了避免军事行动引发边境战争，这个重任交给了七十六团民兵。9日清晨，七十六团50位民兵在浓重晨雾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地摸到铁丝网下，然后迅速地拔掉木桩，剪断铁丝网。天亮后，对方的哨兵看到巴特曼谷渠上发生的一切，几十个士兵骑着马，挥舞着军刀冲了过来。他们看清拆除铁丝网的是一群赤手空拳的平民时，勒住了马缰，无可奈何地站住了。这次行动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对方非法架设在巴特曼谷渠上的铁丝网全部被拆除。